

文中子

四五六

13
3069
2

13
3869
2

文中子中說卷第四

周公篇

阮逸

註

島田藏書

禮記

子謂周公之道曲而當私而恕

攝政誅管蔡曲而當也代武王答伯

貪私而恕也

其窮理盡性以至於命乎

曲而當於理窮矣私而恕於性

盡矣理則性性則天天則命此所以為聖也

子曰聖人之道其昌也潛

其弊也寢

潛寢皆漸也

晝晝焉若寒暑進退物莫不從

之而不知其由也

晝晝循環不絕貌顯諸仁則民從之藏諸用則民不知

溫

彥博問新康阮籍何人也

籍康字叔夜山濤舉之

此阮籍字嗣宗居喪用琴酒且曰禮豈為我輩設其放曠如此

子曰古之名理者

文中子

卷四

一

一

而不能窮也談各理不窮其變或失於介或失於放曰何謂也子曰

道不足而器有餘道不通則介故不足器不執則放故日有餘曰敢問

道器子曰通變之謂道則變執方之謂器則變

方曰劉靈何人也劉靈字伯倫性淡默不交游以酒自樂常携壺使人荷鍾隨行

曰死則子曰古之閉關人也閉關喻藏身也此世埋之則人所不能窺其閫闕

曰可乎曰兼忘天下不亦可乎一身可忘也天下一身不可兼忘曰

道足乎曰足則吾不知也靈亦放而陳守謂薛生

曰吾行令於郡縣而盜不止夫子居於鄉里而爭

者息何也陳守叔達也薛生收也夫子謂文中子薛生曰此以言化

行令彼以心化行道感人陳守曰吾過矣退而靜居思

三月盜賊出境子聞之曰收善言叔達善德子

房玄齡問田疇何人也子曰古之義人也田疇

志同泰幽州牧劉虞使疇奉使于天子及之虞為公孫瓚所害疇哭虞墓而去魏相欲封疇疇不受此節

義人子謂武德之舞勞而决其發謀動慮經天下

乎漢高祖廟奏武德舞狀于文謂昭德之舞閑而

泰其和神定氣緩天下乎漢文帝廟奏昭德舞狀于文

太原府君曰何如子曰或决而成之或泰而守之

吾不知其變也凡帝道有成之者有守之者樂武象焉其變在文武相須意武

德則功存焉不如昭德之善也功五十一時而已德必常守于萬世

且武之未盡善久矣其時乎其時乎湯武革命行

典禮萬子謂史談善述九流司馬談為太史故曰史談九流一儒家二

世之道道家三陰陽家四法家五名家六墨家七縱橫家八雜家九農家知其不可廢而

知其各有弊也安得長者之言哉逸謂九流異道猶五方殊俗在

致治者因而利之器而使之故不廢而同歸於儒矣長者言殊道無不容無不通也不廢則容之有

弊則排之非真儒子曰通其變天下無弊法何常

法弊則革執其方天下無善教偏執一隅故曰存乎其

人真儒子曰安得圓機之士與之共言九流哉無

執張機安得皇極之主與之共叙九疇哉九疇一

五事三八政四五紀五皇極六三德七稽疑杜淹

問崔浩何人也子曰迫人也執小道亂大經崔浩

淵好星曆及真君長生之道程元曰敢問幽風何也

子曰變風也幽今為邠周始興之地元曰周公之

際亦有變風乎子曰君臣相誚其能正乎成王聽

諫非正成王終疑則風遂變矣儻金縢未開非周

公至誠孰能卒之哉發乎情是至誠也止元曰幽

居變風之末何也刪詩何以幽子曰夷主已下變

風不復正矣夷王下堂而見諸侯周始衰夫子蓋

傷之者也傷故終之以幽風言變之可正也唯周

公能之故繫之以正周已變而以幽歌幽曰周之

本也七月陳王業后稷公劉之本嗚呼非周公孰知其艱哉王

難變而克正危而克扶始終不失於本其惟周公

乎繫之幽遠矣哉周公之詩不繫周而繫子曰齊

桓尊王室而諸侯服惟管仲知之管仲字夷吾齊桓公伯諸侯仲

之力也故符秦舉大號而中原靜惟王猛知之秦前

日知之符秦舉大號而中原靜惟王猛知之秦前

號是子曰晉制命者之罪也晉不能命方符秦何

逆上順下違曰逆上亂下昔周制至公之命若策

五侯九伯汝實故齊桓管仲不得而背也上順晉

制至私之命惠帝已後賄賂大故符秦王猛不得

而事也晉東遷中國無主秦乃抗號其應天順命安國濟民乎

是以武王不敢逆天命背入而事紂齊桓不敢逆

天命背入而黜周故曰晉之罪也符秦何逆三十

餘年中國士民東西南北自遠而至猛之力也子

曰符秦之有臣其王猛之所為乎見王猛功業元

魏之有主其孝文之所為平觀孝文治具中國之

道不墜孝文之力也都洛邑太原府君曰溫子昇

何人也子曰險人也智小謀大永安之事同州府

君常切齒焉則有由也溫子昇字鵬舉掌魏國文

與元瑾謀逆坐誅永安莊帝年子讀三祖上事讀

也魏也時魏國大亂切齒未詳曰勤哉而不補也見同州府君無謂魏周無人

吾家適不用爾魏帝寶炬入關依宇文子之家廟

座必東南向自穆公始也曰未忘先人之國穆公

宋奔魏自是遼東之役子聞之曰禍自此始矣北自

大業八年征遼二百萬衆並陷九年又天子不見

伯益讚禹之詞益讚于禹曰惟德動天無遠弗公

卿不用魏相諷宣帝之事漢宣帝使趙充國擊匈奴

威者為驕兵兵驕者滅王孝逸謂子曰天下皆爭

利棄義吾獨若之何利已曰利子曰捨其所爭取

其所棄不亦君子乎子謂賈瓊王孝逸凌敬曰諸

生何樂賈瓊曰樂閑居靜子曰靜以思道可矣王

孝逸曰樂聞過益思子曰過而屢聞益矣凌敬曰樂

逢善人賢好子曰多賢不亦樂乎薛收遊於館陶魏

館陶適與魏徵歸告子曰徵顏冉之器也徵病子

之家言六經踰月不出及去謂薛收曰明主不出

而夫子生是三才九疇屬布衣也道兼天地理通皇極劉炫

見子談六經唱其端終日不竭炫字伯光開皇中表乞興學校然好

自矜伐為執政所抑著五經正名十一卷行于世子曰何其多也炫曰先

儒異同不可不述也註傳異同子曰一以貫之可矣爾

以尼父為多學而識之耶天下何思何慮殊途而同歸百慮而一致此尼

父之學也炫退子謂門人曰榮華其言小成其道難矣

哉難入尼父之門矣凌敬問禮樂之本子曰無邪禮樂本乎情情

無邪則貌恭而氣和恭禮也和樂也凌敬退子曰賢哉儒也以禮樂

為問賢其學子曰大風安不忘危其霸心之存乎

漢高祖歌云安得猛士兮守四方此不忘武備而心在難霸也秋風樂極哀來其

悔忘之萌乎漢武歌云歡樂極兮哀情多此子曰

詩書盛而秦世滅非仲尼之罪也秦不用詩書故虛玄長

而晉室亂非老莊之罪也老莊存太古之教非通時之典晉賢蕩焉故亂

齋戒修而梁國亡非釋迦之罪也釋氏本空寂之法非化俗之原

梁主惑焉故亡易不云乎苟非其人道不虛行聖人非不

朴空寂之性然而應物致理必有制焉晉賢蕩梁主惑非立人之制也故虛行者爾或問佛

賢蕩梁主惑非立人之制也故虛行者爾

子曰聖人也聖人之曰其教何如曰西方之教也

西方化外可行非中國禮義之俗可習中國則泥泥猶軒車不可以

適越冠冕不可以之胡古之道也越舟而不冠古者

夷不或問宇文儉子曰君子儒也疏通知遠其書

亂華之所深乎儉事跡未見銅川府君重之豈徒然哉父之友

子遊太樂樂署聞龍舟五更之曲楊帝將遊江都宮作此曲瞿然

而歸曰靡靡樂也紂作靡靡之樂亡國之音也作之邦國焉不

可以遊矣子謂姚義蓋官乎官義曰捨道干祿義

則未暇言隋仕人皆捨道子曰誠哉信有此或問荀彧荀攸

子曰皆賢者也曰生死何如或死子曰生以救時

死以明道荀氏有二仁焉或字文若佐魏祖有大功或謂魏祖宜加九錫

或曰本起義兵所以正朝安國也君子愛人以德不宜如此魏祖聞之不悅或飲藥而死或從子攸

字公達魏國初建參謀帷幄舉事慎密雖子弟不能知魏祖常稱曰荀令君之仁荀軍師之智又曰

令君舉善不進不休軍師去惡不去不止然或初仕漢漢亡則死攸獨仕魏魏存則生明道救時皆

謂仁子曰言而信未若不言而信行而謹未若不

行而謹賈瓊曰如何子曰推之以誠則不言而信

心至誠雖未言人已知其必信矣鎮之以靜則不行而謹性復靜雖未行

人知惟有道者能之有儒道者能如此楊素謂子曰甚矣

古之為衣冠裳履何樸而非便也樸虛子曰先王

法服不其深乎有深為冠所以莊其首也為履所

以重其足也衣裳襜如衣下曰裳劔珮鏘如帶劔

垂珮合節鏘如響聲皆所以防其躁也威重有節則躁無自入焉故曰儼

然人望而畏之以此防民猶有疾驅於道者今捨

之曰不便是投魚於淵寘猿於木也為禮使人天別禽獸

下庸得不馳騁而狂乎引之者非其道也責素不

董常歌邛栢舟言仁不遇也衛頃公之時仁人不遇小人在側卒章云憂心悄悄

子聞之曰天實為之謂之何哉此北門篇也刺仕不

得志煬帝任羣小仁人憂之言董常不遇者天也邛公好古物蘇威封鐘

鼎什物珪璽錢貝必具子聞之曰古之好古者聚

道聚淳朴之性今之好古者聚財聚珍異之器子謂仲長子

光曰山林可居乎子光註見上曰會逢其適也焉知其

可會當其意有所適則居之耳不知其可不可也子曰達人哉隱居放言

也任意所適達也適在山林隱也不知其可放也子光退謂董薛曰子之

師其至人乎死生一矣不得與之變極乎道為至人死生不變

其道者一貫薛收問隱子曰至人天隱藏其天不真

其次地隱辟地山林高身全節其次名隱名混朝市子謂姚

義能交結或曰簡靜子曰所以為能也淡故或曰

廣廣泛子曰廣而不濫又所以為能也有愛中子

謂晁厝率井田之序有心乎復古矣晁厝說文帝

服作者不過三人能耕者不過百畝古者一夫一婦受田百畝此井田之制也文帝不能行故漢致

治不及三代文中子賈瓊問續書之義子曰天子

之義列乎範者有四曰制制命也秦改命曰詔詔

也秦改令為曰志志謂帝王有志於治道曰策策

言而策大臣之義載于業者有七曰命命爵曰訓訓師

曰對對秦曰讚讚襄曰議議評曰誠誠監曰諫諫箴文中子曰

帝者之制恢恢乎其無所不容恢恢如其有大制

制天下而不割乎子曰大制不割其上湛然其下

恬然湛恬天下之危與天下安之天下之失與天

下正之凡舉一事必千變萬化吾常守中焉吾常

謂也其卓然不可動乎其感而無不通乎此之謂

帝制矣言二帝之典三王之誥文中子曰易之憂

患業業焉孜孜焉其畏天憫人思及時而動乎業業

畏天孜孜憫人易者繁師玄曰遠矣吾視易之道

何其難乎知難子笑曰有是夫終日乾乾可也乾乾勤學

不視之不臧我思不遠又舉詩勉之使勤學易此
道則已在我越公聘子子謂其使者曰存而行之
思之不為遠越公聘子子謂其使者曰存而行之
可也姑存此聘禮即可歌于髦而遣之千髦衛詩
好既而曰玉帛云乎哉果求賢不子謂房玄齡曰
善既而曰玉帛云乎哉在虛飾子謂房玄齡曰
好成者敗之本也願廣者狹之道也欲速不達玄齡問
立功立言何如子曰必也量方乎量力子謂姚義
可與友父要不忘賈瓊可與行事臨難不變相友
臨事貴斷薛收可與事君仁而不佞董常可與出處介
如也事君貴正子曰賤物貴我君子不為也賈誼
出處貴潔

智自私賤彼貴我好奇尚恠蕩而不止必有不肖之心應
之理使薛宏請見六經薛宏未見子不出門人惑
子笑曰有好古博雅君子則所不隱言宏非子有
內弟之喪內表不飲酒食肉郡人非之非其子曰
吾不忍也賦載馳卒章而去鄭國詩卒章云大夫
所思不如我所乏此言我自不忍而然鄭和未替子於越公曰彼實
慢公彼謂文公何重焉越公使問子子曰公可慢
則僕得矣不可慢則僕失矣得失在僕公何預焉
越公待之如舊理遣子曰我未見勇者或曰賀若

弼子曰弼也戾焉得勇勇於義曰勇李密問英雄
子曰自知者英能知人自勝者雄自勝故問勇子
曰必也義乎凡勇不得其宜皆勃戾爾賈瓊曰甚矣天下之不
知子也子曰爾願知乎哉姑修焉天將知之况人
乎孟子曰盡心者知其性也知性則賈瓊請六經
之本曰吾恐夫子之道或墜也子曰爾將為名乎
有美玉姑待價焉待明主出當求行之楊玄感問孝子曰
始於事親終於立身言爾父不陷不義則爾身可立矣問忠子曰
孝立則忠遂矣楊素賢則隋不亂

文中子卷第五

文中子中說卷第五

問易篇

阮逸註

劉炫問易子曰聖人於易沒身而已况吾儕乎聖人終身立易中劉炫但熟易之文而不知易在身也炫曰吾談之於朝無我
敵者但談易文自謂無敵子不答退謂門人曰默而成之不
言而信存乎德行此所謂易在身魏徵曰聖人有憂乎子
曰天下皆憂吾獨得不憂乎問疑子曰天下皆疑
吾獨得不疑乎徵退子謂董常曰樂天知命吾何
憂窮理盡性吾何疑憂疑出乎情爾情者性之欲也聖人性不憂而人以為憂

文中子

楊升菴
云謝靈運詩願已雖白許心迹猶未分又別乃歸山川心迹雙寂冥心迹之說前無所祖蓋亦片靈運之言

者以天下之情為憂也聖人性無疑而人以為疑者以天下之情為疑也故聖人應物以迹復性以心義終
下文常曰非告徵也子亦二言乎
舉天下物情之動吾告汝者心也
以一心之本命心迹之判久矣
判分也已來心迹分故曰久矣夫堯禪舜舜禪禹以心言之則一也其所以禪之者迹也湯伐桀武王伐紂以堯舜之心言之亦一也其所以伐之者迹也周公仲尼之心與堯舜湯武同也而迹不應乎天下蓋時異耳使周孔居禪之時則舜禹也居伐之時則湯武也文中子不得其時兩存心迹聖矣哉
吾獨得二言乎
言周公仲尼於常曰心迹固殊乎
疑二言為二道子曰自汝觀之則殊也
自爾猶言自彼也以彼觀我則

心迹而適造者不知其殊也
適造謂我適至於道乘時而用則安知心迹與迹果各云當而已矣
當謂惟義所在不必執乎則止各則夫一未違一也
言則二道則一也若先當而巳則先後則二而李播聞而歎曰大哉乎一也
李播其不違時一也天下皆歸焉而不覺也
聖人之道常有於未見傳天下皆歸焉而不覺也
聖人之道常有於非其時故天下生民不覺也孟子稱伊尹曰天之生民使先知覺後知使先覺覺後覺程元問叔恬曰續書之有志有詔何謂也叔恬以告文中子子曰志以成道言以宣志
道出乎志也雖未宣故詔其見王者之志乎
詔行天下則其恤人也

周其致用也悉言一言而天下應一令而不可易恤

故皆應悉非仁智博達則天明命其孰能詔天下

乎言詔如叔恬曰敢問策何謂也續書子曰其言

也與其致也博閱而不私憫世病不勞而不倦心

問賢不其惟策乎若漢武帝子曰續書之有命遂

矣天爵人爵皆為命也遂者言其有君臣經略當

其地乎命其地必其有成敗于其間天下懸之不

得已而臨之乎言命之所歸不進退消息不失其

幾乎經略道甚大物不廢高逝獨往中權契化自

作天命乎天下懸於已故文中子曰事者續書其

取諸仁義而有謀乎雖天子必有師事由師然亦

何常師之有唯道所存以天下之身受天下之訓

言不惟師也天下得天下之道成天下之務民不

知其由也其惟明主乎民間之事君皆行焉民文

中子曰廣仁益智莫善於問續書乘事演道莫善

於對續書非明君孰能廣問非達臣孰能專對乎

其因宜取類無不經乎經洋洋乎晁董公孫之對

晁厓對策云三主臣主俱賢合謀相輔莫不本於

人情也董仲舒對策曰春秋王道之端傳之於正

續書

文
中
子

正次王王次春春者天之所為也正者王之所為也
也公孫弘對策云致利除害兼愛無私謂之仁明是非立可否謂之義治之太用也文中子曰有美
此三對皆洋洋然得王道大綱

不揚天下何觀君子之於君贊其美而匡其失也

續書所以進善不暇天下有不安哉言無不安文中子

曰議其盡天下之心乎續書昔黃帝有合官之聽

堯有衢室之問舜有總章之訪皆議之謂也合官總章

皆明堂異名也衢室當衢為室以採民言也管子曰堯開衢室聽於民也大哉乎并天

下之謀兼天下之智而理得矣我何為哉恭已南

面而已言黃帝堯舜得天下謀議為理子曰人心惟危道心惟微

言道之難進也故君子思過而預防之所以有誠

也續書切而不指切至指許勤而不怨曲而不諂直而

有禮其惟誠乎勤奉委曲以禮誠之子曰改過不悛無咎者

善補過也古之明主詎能無過從諫而已矣續書

故忠臣之事君也盡忠補過君失於上則臣補於

下臣諫於下則君從於上此王道所以不跌也不

跌取泰於否易昏以明非諫孰能臻乎言遂事亦可諫文

中子曰晉而下何其紛紛多主也紛不吾視惠懷

傷之惠帝政由賈后為趙主倫所篡捨三國將安

取志乎

三國各有平天下之志此又明續書有志

三國何其孜孜多虞

乎

雖有志而無制吾視桓靈傷之

漢桓帝譚志梁冀執政權傾天下靈帝譚宏黃

巾賊起董卓作亂

拾兩漢將安取制乎

七制之主可以垂法此又明續書有

制子謂太和之政近雅矣

大都後魏孝文帝年號也洛陽文物始備故

曰近一明中國之有法

中國久無定主孝文立二十餘年造明堂祀圓丘置

職制定律令舉兵百萬伐江南其後宣武

惜也不

得行穆公之道

穆公虬子之祖自江南來奔太和八年始仕焉虬薦王肅及閭朗未

幾孝文崩虬亦卒

程元曰三教何如

儒老子曰政

惡多門久矣

教不一則

曰廢之何如子曰非爾所

及也

聖賢出則異端自去非遽能廢也

真君建德之事適足推波

助瀾縱風止燎爾

真君後魏太武年號也時崇道教毀佛法建德後周武帝年號

也毀釋老二教隋公輔政時更興之是暫廢而愈盛若波瀾風燎爾

子讀洪範讜議

安康獻公撰

曰三教於是乎可一矣

洪範五皇極者義貴中道

爾致中和天地位焉萬物育焉人者天地萬物中和之物也教雖三而人則一矣

程元魏

徵進曰何謂也子曰使民不倦

易曰通其變

賈瓊

習書至邳惲之事問於子曰敢問事命志制之別

邳惲王莽時上書曰漢祚久長神器有命不可虛受上天垂戒欲悟陛下宜即臣位莽怒角惲令稱

病惲罵曰所言皆天命也非狂人造焉莽終不敢害事者謂行事之迹也命者謂事應天命者也志

者謂志蘊於心也制者謂志行於禮義者也子曰制命吾著其道焉志

事吾著其節焉道兼天下賈瓊以告叔恬叔恬曰

書其無遺乎書曰惟精惟一允執厥中其道之謂

乎詩曰采芣采芣無以下體其節之謂乎子聞之

曰凝其知書矣子曰事之於命也猶志之有制乎

非仁義發中不能濟也事與志發乎中子曰達制

命之道其知王公之所為乎其得變化之心乎形已

於外則心達志事之道其知君臣之所難乎其得

仁義之幾乎發於中則子曰處貧賤而不懾可以

富貴矣無損獲必僮僕稱其恩可以從政矣恩及

良民交遊稱其信可以立功矣推而廣子曰愛名

尚利小人哉未見仁者而好名利者也譏賈瓊問

君子之道子曰反是不思亦已焉哉詩氓篇卒章

思其所行之道子見絰經而哭不輟者遂乎之間

喪期曰五載矣子泫然曰先王之制不可越也喪

可過必俯而就之楚公問用師之道子曰行之

以仁義仁必也至仁伐不曰若之何決勝言仁義何

子曰莫如仁義過此敗之招也責其知勝人以道

不謂也

子見耕者必勞之慰勞見主人必俛之俛俯僂鄉里

不騎不騎馬雞初鳴則盥漱具服內則事父母銅川

夫人有病子不交睫者三月人問者送迎之必泣

以拜拜喜懼子曰史傳興而經道廢矣若史記先黃

廢也記註興而史道誣矣若裴松之註三國志是

惡夫異端者述之而薛收曰何為命也子曰稽之

於天合之於人謂其有定於此而應於彼天時人

曰命此人事也彼天時也知人而不知天與知天

而不知人皆非知命也故君子修性以合天理所

以定命矣易云窮吉凶曲折無所逃乎事有不虞

理盡性以至於命之譽是時

與之言也事有求全之毀是時與之凶也蓋事與

時並非人力獨能致之故委曲折旋無以逃其吉

矣凶子曰孰能知而畏之乎知天命畏天非聖人

孰能至之哉盡性以至薛收曰古人作元命其能

至乎元命包子曰至矣易者性命之書賈瓊曰書

無制而有命何也魏而下續書子曰天下其無主

而有臣乎漢制以七獨臣曰兩漢有制志何也子

曰制其盡美於邨人乎漢七主本以志其慙德於

備物乎漢末德不備薛收曰帝制其出王道乎同

制出三王子曰不能出也後之帝者非昔之帝也

之道否乎

昔之帝者以道若三王是也後之其雜百王之道

而取帝名乎其心正其跡雜郵人之心則正其跡其乘

秦之弊不得已而稱之乎天下已熟秦稱皇帝之名故漢因之不得已而

政則苟簡董仲舒曰秦為苟簡之文豈若唐虞三代之純

懿平二帝三王名實稱是以富人則可典禮則未漢富民

禮未備稱長世之薛攸曰純懿遂亡乎疑二帝三王之道不可復子曰

人能弘道焉知來者之不如昔也後來聖人生則道弘矣安知其

無純懿之時耶子謂李靖智勝仁程元仁勝智五行之秀

性少則仁勝智推此為然子謂董常幾於道可使

變理

變理五帝具則庶幾乎聖道賈瓊問何以息謗子

曰無辯勿與小曰何以止怨曰無爭勿與小子謂

諸葛王猛功近而德遠矣一時霸其國為功雖近然謀及身後為德蓋遠

子在蒲蒲古中都之地聞遼東之敗大業八年賦免爰

薛收曰城復于隍矣易泰卦上六城復于隍勿用師其命亂也賦免爰

之卒章卒章云我生之後逢此百凶歸而善六

經之本曰以俟能者能者行之子曰好動者多難

如煬帝小不忍致大災隋文子曰易聖人之動也於

是乎用以乘時矣易變動也功業見乎變吉凶生乎動變動者聖人通時之用也

無變則功不可大故因二以濟無動則吉故夫卦
不先見故惟幾成務存時効動易可知焉
者智之鄉也動之序也又在卦如人居鄉逐薛生
曰智可獨行乎言卦為智鄉則子曰仁以守之不
以仁則易不能仁則智息矣安所行乎哉雖智無
矣之賊子曰元亨利貞運行不匱者智之功也元仁也
利義也貞信也通子曰佞以承上殘以御下誘之
以義不動也凡佞人殘人董常死子哭之終日不
絕門人曰何悲之深也曰吾悲夫天之不相道也
董常弱冠而死門人亞聖者也死後無人助行周孔之道之子歿吾亦將逝矣

天喪斯文我明王雖興無以定禮樂矣後唐太宗
必不久生魏自言子讚易至序卦曰大哉時之相生也達者
不備序卦輪行六十四卦也時行時止至雜
可與幾矣生生不窮達則至之故曰幾也
卦曰旁行而不流守者可與存義矣雜卦止說一
之故曰子曰各實相生利用相成是非相明去就
相安也名由實生實由名顯此謂相生利在有用
明此謂相明去不安則就就不安則賈瓊問太平
去此謂相安已上皆因贊易而言也
可致乎子曰五帝之典三王之誥兩漢之制粲然
可見矣古道備在方無行之可致顏子曰舜文中
何人也余何人也

文
中
解
卷
五
七

子曰王澤竭而諸侯仗義矣續詩所以明此變也帝制衰而

天下言利矣續書所以救此失也文中子曰強國戰兵力恃

霸國戰智之兵在智王國戰義禁民為非帝國

戰德仁者無敵於天皇國戰無為神武而不殺天

子而戰兵則王霸之道不抗矣戰不以智與義又

焉取帝名乎道不抗雖故帝制沒而名實散矣此

名實散則元經子曰多言德之賊也有德則多事

生之讎也保生者薛方士未見曰逢惡斥之遇邪

正之何如子曰其有不得其死乎責其太剛也若

死必也言之無罪聞之以誠逢惡遇邪當禍諫

呂從或問韋孝寬韋叔裕字孝寬子曰幹矣北齊

州孝寬守之不下齊恒問楊愔楊愔字遵彥北齊

歸憤而崩此幹事而已問楊愔文宣帝之臣也愔

於謝子曰輔矣隋以朝章國令為務不幹小宇文

化及問天道人事如何化及隋右將軍述之子也

子曰順陰陽仁義如斯而已立天之道曰陰與陽

天人相與則一故君陽臣陰陽為仁陰為義此人

事所以一天道也化及有無君之心故云守仁義

以戒賈瓊為吏以事楚公情三公府皆自署吏將

行子餞之瓊曰願聞事人之道子曰遠而無介恭

遠之無就而無諂就其身汎乎利而諷之無闕

其捷汎汎因所利而諷璦曰終身誦之子曰終身

行之可也不惟事人也子曰元經其正名乎正帝

皇始之帝徵天以授之也皇始後魏道武帝號也

得正統此天授之也晉宋之王近於正體東晉至劉宋中國

為正體於是乎未忘中國晉宋皆舉兵中穆公之

志也晉陽穆公作政大論言帝主之道元齊梁陳

之德德斥之於四夷也以明中國之有代太和之

力也後魏孝文太和元年朱蒼梧王元子曰改元

號非古也漢文帝始改中其於彼心自作之乎

或問志意修驕富貴道義重輕王

侯如何此荀卿子言也下句子曰彼有以自守也

帝制絕矣元經何以不興乎和帝在位十歲寶憲

子曰君子之於帝制

弁心一氣以待也復興也傾耳以聽拭目而視

故假之以歲時自殤和綿至桓靈桓靈之際

帝制遂亡矣曹操舉兵吳蜀繼作文明之際魏制

其未成乎

魏文帝明帝未能平吳蜀一制天下

太康之始書同文車

同軌

晉武太康元年平吳天下同一

君子曰帝制可作矣而不克

振

太康三年劉毅比帝為桓靈蓋帝制尋大壞矣

故永熙之後君子息心

焉曰謂之何哉

太康十一年武帝崩楊駿矯詔輔政改元永熙賈后殺駿天下大亂

元經於是不得已而作也

上無王法故君子作賞罰以戒亂臣賊子豈好

辨哉誠不得已也

文中子曰春秋作而典誥絕矣

孟子曰王者之

述德然後詩云詩云然後春秋作

元經典而帝制亡矣

元經作於續書續詩

之文中子曰諸侯不貢詩

王者列國歌頌皆貢于王若魯季孫行父請命

于周是也

天子不採風

古有採詩之官

樂官不達雅

古為詩樂為歌以合

雅國史不明變

國史明乎得失之迹

嗚呼斯則久矣

自仲尼歿詩亡

空文而其賢廢矣

詩可以不續乎

漢而下風化不傳於詩故君子不可不續

文中子中說卷第五

文中子中說卷第六

禮樂篇

阮逸註

子曰吾於禮樂正失而已

正禮樂於革之文而已

如其制作

以俟明哲必也崇貴乎

王道盛則可以制禮作樂明哲君子必得公輔崇貴

之位乃助成王道也

賈瓊薛收曰道不行如之何子曰父母

安之兄弟愛之朋友信之施於有政道亦行矣奚

謂不行

亂世道不能濟天下則修身以正家可矣

子謂任薛王劉崔盧

之昏非古也何以視譜

古者氏族家譜所以標門地謹昏姻也任姓出黃帝

六代孫太王薛姓出黃帝六代孫奚仲居薛此二姓同譜劉姓出舜之後封於劉至漢有王於齊者

號王氏此二姓同譜崔姓帝魯姜姬之後居崔邑
盧姓亦姜姓之後居盧國此二姓同譜皆古禮不
通也文中子曰帝之不帝久矣前代號也自秦始
皇始改曰王孝逸曰敢問元經之帝何也三代稱
不帝久矣王以尊天子尊正朔也秦漢稱帝
則元經書帝以尊中國而明正統也子曰絜名
索實此不可去實也中國天子不可去此號其為
帝實失而名存矣實道也名或問謝安子曰簡矣
謝安字安右為東晉相處富貴而獨退靜破
符堅而無喜色終優游東山此簡可見矣問王
導子曰敬矣王導字茂弘事晉元明成三帝為相
問溫嶠子曰毅人也嶠字太真與王導平王敦蘇
峻之亂皆有功初鎮武昌聞

國難江渙率兵來赴天子留嶠問桓溫子曰智近
輔政嶠讓王導此果毅可知矣問桓溫子曰智近
謀遠鮮不及矣溫字子元為晉將軍破李勢平符
慕容垂所敗歸而潛有賈瓊問羣居之道子曰同
不害正異不傷物外雖同而內必正內雖異曰可
終身而行乎子曰烏乎而不可也鳥何古之有道
者內不失真而外不殊俗夫如此故全也知道可
者也不失真可與立者也不殊俗繫師玄曰敢問
稽古之利子曰執古以御今之有乎今之有利害
稽古子曰居近識遠處今知古惟學矣乎孔子曰
吾非生

而知之好古子曰恭則物服而畏之望慤則有成

先誠平則物化物無私於物子曰我未見平者也政

多或曰君子仁而已矣何用禮為子曰不可行也

禮節之或曰禮豈為我輩設哉子不答既

而謂薛收曰斯人也旁行而不流矣旁行一隅不

安知教意哉有若謂先王之道斯為美也有若孔子

文中子曰七制之主道斯盛矣七制註薛收曰何

為其然子曰嗚呼惟明王能受訓有訓收曰無制

而有訓何謂也子曰其先帝之制未亡乎大臣之

命尚正乎若孝武之制未亡霍光之命尚正則可

之命尚正則可以訓後漢諸君也無制而有訓天下其無大過矣

否則蒼生不無大憂焉若昌邑主不廢東海主不

憂薛收曰讀其非古乎有讀子曰唐虞之際斯為

盛大禹臯陶所以順天休命也益贊于禹又臯文

中子曰議天子所以兼采而博聽也有議唯至公

之主為能擇焉公朝共議文中子曰誠其至矣乎

有誠古之明主敬慎所未見悚懼所未聞刻於盤

盂也盤銘云德日新荀子曰君者盤也水者民勤於

凡杖杖銘云扶危居有常念動無過事其誠之功

乎常念日新扶危薛收曰諫其見忠臣之心乎書

有其志直其言危志直若周昌云口不能言心知

獨不見趙高子曰必也直而不迫危而不詆其知

命者之所為乎不迫若賈誼曰今之進言者皆云

進退不違天命也狡乎逆上吾不與也狡謂志不

武其生知之乎雖不從未嘗不悅而容之子言漢

生知不由人諫而理也若初即位崇太學立明堂

黜百家策賢良雄才大畧此皆天縱也如汲黯之

故賢人攢于朝直言屬於耳斯

有志於道故能知悔而康帝業賢人若仲舒申公

是也此數子每大臣奏事則皆辯論之是攢于朝

屬於耳也晚年下詔覺用兵之悔封丞相田千秋

悔而帝業康也可不謂有志之主乎續書所子曰

姚義之辯李靖之智賈瓊魏徵之正薛收之仁程

元王孝逸之文加以篤固七子各得一長申之

以禮樂可以成人矣既固矣必能成之禮子謂京

房郭璞古之亂常人也京房字君明習災變之學

子曰冠禮廢天下無成人矣昏禮廢天下無家道

矣士冠昏禮二十而冠三十而昏成人正家不可廢也喪禮廢天下遺其親

矣祭禮廢天下忘其祖矣亦言士喪祭禮也孟子曰未有仁而遺其親也

又曰祭必自其祖嗚呼吾末如之何也已矣此四禮越公

問政子曰恭以儉楊素驕侈故規之邳公問政蘇威封邳國公為僕

射子曰清以平威以老臣貴位引其子變預朝政非清白公平也故亦規之安

平公問政李德林封安平郡公子曰無關人以名德林文學擅名然多

自負見毀于時故規之使無闕名子謂薛收賈瓊曰春秋元經其

衰世之意乎義直而微言曲而中直微曲中蓋越權行取中

公初見子遇內史薛公曰公見王通乎楊素問薛道衡

公曰鄉人也並家河東是其家傳七世矣家傳儒業皆有經

濟之道而位不逢不逢明時越公曰天下豈有七世不

逢乎薛公曰君子道消十世不逢有矣若孔子自

厲公及正考甫佐戴武宣公至孔父嘉立殤公至仲尼凡三百年不遇明時三十年為一世越

公曰奚若其祖公曰王氏有祖父焉有子孫焉雖

然久於其道鍾美於是也是人必能叙彝倫矣六

續而彝倫叙子出自蒲關自長安出蒲州龍門關北歸置關吏陸逢止

之曰未可以遜我生民也陸逢賢人隱於關吏子為之宿翠

日而行子知其賢意在生民陸逢送子曰行矣江

湖鱸鯨非溝瀆所容也聖道大非羣小所知程元曰敢問風

自火出家人何也易彖子曰明內而齊外離明故

家道正而天下正治國者先齊家子曰仁義其教之本乎

立人之道曰仁與義是謂教本先主以是繼道德而興禮樂者也

韓愈曰仁與義為定名道與德為虛位然則道德者本仁而中和之所以為禮樂也子曰禮

其皇極之門乎聖人所以嚮明而節天下也喻門南向

使人出入而節限內外其得中道乎解上文故能辯上下定

民志上不偏下下不僭上或問君子子曰知微知

章知柔知剛易係曰君子不器何如子曰此之謂

不器即此微章柔剛是不器文中子曰周齊之際王公大臣

不暇及禮矣北齊高洋至高緯二十八年後周自于文覺至介國公二十五年日尋干戈雖有名臣

豈暇及禮哉獻公曰安康天子失禮則諸侯脩於

國諸侯失禮則大夫脩於家周東遷那禮喪韓宣子適魯曰周禮在魯

矣此諸侯脩於國也魯三家專政八伯舞庭禮樂

孔子自衛反魯乃定禮樂此大夫脩於家也禮論樂論蓋推程元問六經之

之作獻公之志也獻公之志而作致續子曰吾續書以存漢晉之實續書起於漢高祖止晉武帝

續詩以辯六代之俗六代註修元經以斷南北之

疑晉東遷故南朝推運曆者因以齊梁陳為正統

正統於南北二史夷虜相稱而天下疑矣元經

有主則正統歸魏周讀易道以申先師之旨申明十正禮樂

以旌後王之失後主有不合周公制如斯而已矣

程元曰作者之謂聖述者之謂明夫子何處乎居處

申子曰吾於道屢伸而已言我亦不作亦不述蓋

再三伸其好而能樂勤而不厭者乎言我但好學

聖與明吾安敢處元所當程子曰有坐而得者有

坐而不得者有行而至者有不行而至者老子曰

道書曰行之惟難坐之行之一也而有得有不得

子曰見而存存諸心未若不見而存者也見而

子曰君子可招而不可誘以

好憎尚怒小人哉四者子曰以勢交者勢傾則絕

以利交者利窮則散故君子不與也不與子謂薛

收善接小人遠而不疎近而不狎頽如也頽如不

貌子遊汾亭坐鼓琴君子不有舟而釣者過曰美

哉琴意鈞隱者也傷而和怨而靜傷怨和靜乃左

文
中
子

山澤而有廊廟之志非太公之都儲溪則仲尼之

宅泗濱也時亂賢人隱於野播薄官反子驟而鼓南風釣者曰

嘻非今日事也道能利生民功足濟天下其有虞

氏之心乎不如舜自鼓也聲存而操變矣所傳南風聲則

存矣而所操者之子遽捨琴謂門人曰情之變聲

也如是乎起將延之釣者搖竿鼓棹而逝門人追

之子曰無追也播鼓武入于河擊磬襄入于海回

有之也掌鼓掌磬之官武襄是其名也遂忘其事

作汾亭操焉魯哀公時禮壞樂崩樂人皆去薛收姚義

後遇牧豕者問塗焉牧者曰從誰數薛收曰從王

先生也牧者曰有鳥有鳥則龍于天有魚有魚則

潛于淵一本作泉後知道者蓋默默焉牧者亦隱

道者何不默而遁子聞之謂薛收曰獨善可矣牧

者不有言者誰明道乎既云知道即不可獨善其

行子不相形不可以貌取人不禱疾無疾之疾不下非義

不疑子曰君子不受虛譽不祈妄福不避死義三

常德文中子曰記人之善而忘其過過太雅能之

能客物處貧賤而不囁魏徵能之直而遂聞過而

有喜色程元能之學好亂世羞富貴竇威能之好禮

寶田慎密不出董常能之知陳叔達謂子曰吾視

夫子之道何其早成也子謂隋文帝時年二十一子曰通

於道有志焉又焉取乎早成耶言志學於道非後早成叔達

出遇程元竇威於塗因言之程元曰夫子之成也

吾儕慕道久矣未嘗不充欲焉所問道必充其欲遊夫子

之門者未有問而不知求而不給者也比登門者皆充欲

詩云寶獲我心蓋天啓之非積學能致也言早成亦非志

學盡天縱子聞之曰元汝知乎哉天下末有不學

而成者也學必須或問長生神仙之道子曰仁義不

修孝悌不立奚為長生苟不仁不孝長生何為甚矣人之無

厭也秦皇漢武無厭妄求或問嚴光樊英名隱光字子陵少與漢光武同

學除為諫議不就耕於富春山釣於瀨上樊英字季齊明經善推步之術順帝徵不出隱於壺山此

並不求名而子曰古之避言人也避毀譽之問東

隱故曰名隱方朔朔字曼倩漢武帝時為郎諸郎呼為子曰人

隱者也詭迹混俗不自求別子曰自太伯虞仲已

來天下鮮避地者也古公長子太伯次虞仲小季

仲知立季歷以及昌於是知荆吳以讓季歷一云虞仲乃仲雍之孫也君於吳後武王克商封虞仲

於周未_{知孰是}言二人皆奔仲長子光天隱者也

之遠地以避賢君故曰避地

無往而不適矣或言數人其隱則一而道德相遠

迹也惟天隱浩然太虛孰為名孰為俗子曰遁世

無悶其避世之謂乎避世即天隱也生世間治則

時而已又何悶哉此與彰亂知晦樂則行憂則違

也則成天隱文中子曰小雅盡廢而春秋作矣

四夷交侵故春秋秋作以尊中國小化皆衰而天下非一帝續詩有

其衰世之意乎救世衰故續子在絳出于野遇陳

守叔達贈為曰夫子何之乎子曰將之夏絳州夏

陳守令勸吏息役慮其師董常聞之曰吾知夫子

行國矣未嘗虛行也漢置八使行國以觀天下風俗

曰瓊汝將閉門却掃歟不知緘口而內修也古人

却掃者義在緘口淨其內也瓊未達古人之意焉將謂真仲長

子光曰在險而運奇不若宅平而無為運奇下時

文中子以為知言言得大文中子曰其名彌

消其德彌長其身彌退其道彌進此人其知之矣

此人即謂仲長子光也退宅平
無為則知消長進退之極致也
子曰知之者不如
行之者荷不能行
行之者不如安之者委物以能
安然而事自行此亦
廣上文無為之義
仲長子光字不曜董常字復
常子曰稱德矣子之叔弟續字無功子曰字朋友
之職也朋友呼而字神人無功非爾所宜也常名
之續終號無功子自季弟名靜薛收字之曰保名
子聞之曰薛生善字矣靜能保名有稱有誠薛生
於是乎可與友也表德則稱之未有可
文中子中說卷第六稱則誠之蓋益友矣



